



创业主任

独幕话剧选

山东人民出版社

目 录

- 创业主任(独幕话剧) 淄博市文工团创作组 (1)
王会新 刘承杰
- 人民的委托(独幕话剧) 山东省话剧团 (30)
邵力 广野 耀东

创 业 主 任

(独幕话剧)

淄博市文工团创作组

王会新 刘承杰

人 物

张大仲——烟袋锅厂革委会副主任，老工人，共产党员。五十八岁。

喜嫂子——烟袋锅厂工人，张大仲的老伴。五十六岁。

福妮儿——技工学校应届毕业生，张大仲的女儿。十八岁。

老 李——某科研单位七厂的工程师。五十四岁。

〔张大仲家的院子里。绿柳成荫，花红似火。新漆的饭桌上摆着装粉架，地上放着绕线机、钳子、扳手、钢管等。花池上放着针线筐箩，里面盛着绝绿粉——氧化镁。〕

〔幕启，张大仲在作试验。他正想往装粉架上的钢管里装氧化镁粉。〕

张大仲 我的漏斗呢？（找，不见，发现茶缸，于是用凿子在

上面砸了个小洞。一试很满意)

〔福妮儿从外面跑上。

福妮儿 爸爸，爸爸。

张大仲 福妮儿，我让你到厂里问的事你问了吗？

福妮儿 问了。

张大仲 厂里没有从省里来的人？

福妮儿 没有。

张大仲 也没有从省里来的信？

福妮儿 孙书记说没有。

张大仲 怎么还没来？我们厂试制的第一批电热管送到省里去鉴定，已经半个多月了，按时间，不来人也该来个信了。可怎么都没来呢？会不会是产品出了问题？

福妮儿 看把你急的。爸爸，在你们厂检验不是都合格了吗？

张大仲 我们厂设备简单，只能作初步的检验。到底符合不符合国家的质量标准，还得送到科研部门进行多方面的技术鉴定才行。（思索）

福妮儿 我看保证没问题！爸爸，你就放心好了。

张大仲 可我这心总是放不下。

福妮儿 可也是，要是万一检验不合格那可咋办？

张大仲 不合格也不要紧。只要来信提出意见，咱们可以总结教训，继续试验。咱工人阶级只吹冲锋号，决不打退堂鼓！

福妮儿 爸爸，你真有股子闯劲。不愧是“创业主任”！

张大仲 噢，你也叫我“创业主任”？

福妮儿 大家都叫你“创业主任”嘛！

张大仲 福妮儿，你来得正好，再帮爸爸试验一支。先把线接上。

福妮儿 噢，你不是等省里来信吗，怎么还试？

张大仲 电热管种类很多，技术要求也不一样。为给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创造有利条件，昨天，孙书记告诉我们试验小组要继续试验。接好了没有？

福妮儿 好了。

张大仲 开始吧！

〔福妮儿合闸。〕

张大仲 你妈怎么还没回来？

福妮儿 还不是到劳动局去了呗。

张大仲 到劳动局干啥？

福妮儿 为我分配的事。这几天，我妈一个劲地催我去要求往大厂里分配。我不去，一定是她亲自去了。

张大仲 那你是怎么想的？

福妮儿 服从组织分配！

张大仲 对！大厂小厂都是干革命。（试探）叫我说，分配个小厂也不错。

福妮儿 小厂？

张大仲 啊。比方说，我们那个厂！

福妮儿 烟袋锅厂？

张大仲 是啊。别看我们厂小，天地可不小。工人们为革命多作贡献的决心大得很呐！福妮儿，个人要服从组织需要，一个人的前途不在分配到大厂还是小厂，关键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只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小厂同样能为国家作出大贡献。思想要是不对头，就是分配到大厂，工作照样干不好！

福妮儿 （自语）一个人的前途不在分配到大厂、小厂，关键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电热管由黑变红，吱的一声，冒起一阵白烟。〕

福妮儿 不好！（赶忙拉下开关）塑料床单烧着了！爸爸，你看烧了个大窟窿，哎呀，桌子也烧坏了！

〔张大仲用衣袖压火。〕

张大仲 真糟糕！

福妮儿 我妈回来知道了准又得发脾气！

张大仲 不要紧。快，拿茶盘子来！

福妮儿 拿茶盘子干什么？

张大仲 采取个临时措施。（把烧焦的地方用茶盘子盖了起来）好了。

福妮儿 这顶啥用？我妈早晚会发现的！

张大仲 不要紧，你妈是个急性子人，别看她有时爱发火，其实心里头没啥。她发现了顶多吵几句，说过去就没事儿了。

福妮儿 爸爸，我发现这一阵子有些事你总是让着俺妈。

张大仲 哈哈……福妮儿，你妈对试验电热管缺乏认识，对她不能性急，要耐心地帮助。

福妮儿 哎。

张大仲 (观察电热管) 毛病又出在哪里呢？(不自主地哼起《国际歌》。突然，目光停留在电热管烧破的小孔上) 福妮儿，来，咱给它来个大开膛，看看到底是什么毛病！

福妮儿 哎。

[二人用钢锯解剖电热管。张大仲不时地唱《国际歌》。

福妮儿 爸爸，我发现这一阵子你总爱唱《国际歌》。特别是试验遇到困难，你唱得就更响。好象一唱，困难就解决了！

张大仲 这可不假。《国际歌》是咱无产阶级的战歌，一唱困难就吓跑了！

福妮儿 爸爸，你不是常说，你还有段学唱《国际歌》的故事吗？

张大仲 是有一段。

福妮儿 你给我讲讲行吗？

张大仲 好！这得从电热管讲起。那是今年春天，我和厂里孙书记到省里开会，会上，一位科研部门的工程师老李同志讲了这样一件事：我们从国外进口了一台机器，用了没多久，里面的电热管就坏了。这种电热管是种新技术，当时在咱们国家还比较少。

福妮儿 那怎么办？

张大仲 没有电热管机器就没法用。我们就向这个国家提出，能不能卖给我们几支。他们趁这个机会卡我们，说光买电热管不行，要买连机器一块买！

福妮儿 为了一支电热管，重新买它一台机器？

张大仲 是哇。一台机器就得花二百多万元的外汇！我们当场拒绝了他这种无理的要求！

福妮儿 那坏了电热管的机器可咋办？

张大仲 就象一堆废铁扔在那儿。我听到这里，心里头就象针扎一样的难受！散了会，我和孙书记在回招待所的路上默默地走着……我想，大庆油田的工人们，为了扔掉“贫油”的帽子，依靠毛泽东思想，在荒原上开发了大油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我也是个工人，共产党员，在国家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又做了些什么呢？帝修反卡我们，我们自己造！可我又一想，我是个做烟袋锅的，连电热管是个啥样也没见过，能行吗？就在这时候，广播喇叭里传来雄壮的《国际歌》声：“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我心里火辣辣的，手心里直冒汗。我一把抓住孙书记的手，他的手也是滚烫滚烫的。我说，“老孙，为了打破帝修反的封锁，给毛主席他老人家争气，为咱社会主义祖国争光，咱们自己做电热管！”孙书记说，“对！咱做烟袋锅的非碰碰电热管这只老虎不可！”当天晚

上，我们向会上的负责同志汇报了我们的想法，领导非常重视。和我们一块找到了作报告的那位李工程师，问了电热管的详细情况，并把坏了的那只进口电热管要了来。回厂后，党支部连夜作了研究，向全厂作了动员。大家一致表示：我们做烟袋锅的，一定要造出电热管！从那时起我就爱唱《国际歌》，一唱就想起一个中国工人肩上的责任，浑身就有使不完的劲！再大的困难也不怕！

福妮儿（被张大仲的精神深深打动。思索着）……

张大仲 福妮儿，你在想啥？

福妮儿（感慨地）没想到试验电热管还有这么大的意义！（下定决心）爸爸，我也参加你们的试验行吗？

张大仲 你不早就参加了我们的试验！

福妮儿 我说的是长期的、永远的，把我分配到你们厂，给你当一个正式的小徒弟，行吗？

张大仲 好孩子，有志气！昨天厂里孙书记告诉我，劳动局已经把你这个技工学校毕业生正式分配到我们厂来啦。我担心你、还有你妈的思想有阻力，因此还没告诉你。现在你想通了，这很好。我坚决支持你！我代表试验小组正式宣布：从今天起，你就是我们小组的正式成员！

福妮儿（激动地）是，“创业主任”同志！哎，要是我妈不同意那可怎么办？

张大仲 不要紧。咱俩一起来帮助她，还怕她想不通？

〔门外传来自行车铃声。〕

张大仲 送信的来了！准是省里来信了！（急忙出门。与推自行车进院的喜嫂子撞了个满怀）

喜嫂子 哎呀！你这是抢啥？

张大仲 我当是送信的呢，原来是你！哟，这是哪来的自行车？

喜嫂子 才给福妮儿买的。就要参加工作了，骑着上下班方便！

张大仲 两步远，还用骑自行车！

喜嫂子 两步远？一个包袱包座山，你好大的步（布）呀！你当是咱们那个芝麻粒大的厂，出门就到？这回我拿定主意了，非把咱福妮儿分配到大厂去不行！

福妮儿 大厂？

喜嫂子 对，东门外，无线电七厂。福妮儿，来，你看看这车子。（刚要往桌前走）

张大仲 （急用身体挡住桌子）福妮儿，你看这车子还真不错；福妮儿她妈，你这眼力还真不赖！

福妮儿 （会意地）哎，哎，真不错！妈，小飞轮，还带前后闸！

喜嫂子 （发现塑料床单）哎呀！我的老祖宗，你怎么把新买的塑料床单铺上了？

张大仲 噢，我是怕弄坏了新桌子才铺上的。

喜嫂子 还不赶快拿进去！

张大仲 对，对！福妮儿，快拿进去！

福妮儿 哎！（拿床单下）

喜嫂子 （看看院子，无可奈何）咳！你这个老头子简直是无法治！我前边收拾，你后头摆弄，搞得院子横七竖八，处处碍事。

张大仲 等厂里盖起试验室，我就搬走了。

喜嫂子 哎，我说老头子，省里不是还没来信吗，你怎么又试验开了？今天是星期天，你就好好歇歇吧，要是累坏了身子，还得俺侍候你！

张大仲 （笑）嘿嘿……（搬工具箱欲下）

喜嫂子 嘿嘿！七老八十了，还和小孩子一样！哎呀，你往哪里搬？搬到你屋里去！

张大仲 对，对，对！（搬工具箱下）

福妮儿 （见状，觉得好笑）嘿嘿……

喜嫂子 还有你，净跟你爸爸瞎呼隆！福妮儿，过来。

福妮儿 妈，干啥？

喜嫂子 干啥？为了你的工作呗！刚才我到劳动局找到崔书记。我一提到你爸爸的名字，崔书记就说：“哦，你是‘创业主任’的老伴喜嫂子。”我说是呵，是呵！俺这一辈子就生了一个闺女，今年技工学校毕业了，听说这届毕业生都是分配工厂。孩子愿为国家多做点贡献，她喜欢无线电七厂，你可一定把她分配到那个厂去！你猜崔书记咋说？这样吧，老李具体负责这项工作，等他回来，我们研究一下，让他去告诉你，你就不用再来了。就这样，快刀切萝

卜，事情就办妥了。福妮儿，这回分配到大厂是稳拿把攥的了！

〔张大仲由屋内走出。

福妮儿 妈，咱得服从分配，叫上哪厂就上哪厂，分配干啥就干啥。

张大仲 孩子说得对。咱们是工人，更得服从国家分配。

福妮儿 妈，你这样做不对！

张大仲 这叫挑肥拣瘦！

喜嫂子 什么？分配由领导决定，咱就不兴提提意见了？

张大仲 提要求，好，那就叫她来咱厂吧。

喜嫂子 到咱厂来？你没有那棵梧桐树，还想落个金凤凰？咱家三辈子就出了这么一个秀才，在校里学习成绩是拔尖的，到咱们小厂那多屈材呀！

张大仲 你这种思想就不对头。小厂就屈材呀？只要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小厂照样能为国家做出大贡献！

喜嫂子 象咱们厂总共不到五十个人，要机器没机器，要厂房没厂房，能搞出个啥名堂？

福妮儿 那你怎么还在那个厂呢？

喜嫂子 傻丫头，你能和妈比。妈年纪大了，又没有文化。过去围着锅台转，现在当上了工人，妈就很知足了。象这些不起眼的工作，俺这些老婆子、老头子干干就行了。你们青年人有文化，有技术，就应该到大厂去，为国家多出点力。

张大仲 小厂同样需要有文化有技术的青年工人。这次试验电热管，福妮儿对我的帮助就很大嘛！

喜嫂子 好了，好了！你那两下子我还不知道，一个铜匠出身，干点铜匠活还差不多。试验电热管？你没听人家说是扛着梯子上天——没门儿！我说老头子，自打试验电热管以来，你就没白带黑地忙，饭顾不上吃，觉顾不上睡，看把你累成个啥样子啦！再说你试验的电热管送到省里去鉴定，都半个多月了，到现在也没个信。我看算了吧，没有那个金钢钻，就别揽那个细瓷活。到头来搞不成，你咋向全厂职工交代！

福妮儿 妈，过去你不是经常夸俺爸爸是巧铜匠，手艺强，十个神仙也比不上嘛！为什么现在你又瞧不起俺爸爸了？

喜嫂子 他是拿锄的手，绣不了花！没进过学校门，不懂那数理化，还想搞电热管？

张大仲 不懂可以学嘛，那有生下来就会的！

福妮儿 对，俺爸爸文化低，我可以帮助他嘛。妈，我爸爸这一阵子学习可好了。能开平方、立方，能作三角几何，……

喜嫂子 哟，看把你爸爸说成一朵花了！

福妮儿 本来就不错嘛！妈，我到你们厂去工作吧。

喜嫂子 你说啥？

张大仲 孩子的事让孩子自己作主。咱当父母的不能包办，更

不能拖后腿！

喜嫂子 你少废话。孩子是我养的，我说话得算一大半数。分配大厂的事，我已经决定了，谁也别想打动我的心！

福妮儿 （着急）妈！

喜嫂子 福妮儿，那厂可好了。新盖的四层大楼，厂房大，设备全，全部是机械化。在那儿学点象模象样的技术，干出个样子来！可别象你妈，整天去磨那个烟袋锅！

福妮儿 妈，一个人的前途不在大厂小厂，关键要有一个正确的思想！

喜嫂子 这妈懂！

福妮儿 爸爸！

张大仲 （示意别急）你光说上大厂，上大厂，大厂是很好，可这分配工作得根据国家的需要。刚才你去劳动局没问问人家无线电七厂到底要人不要人哪？

喜嫂子 哟，这个我可没问！

张大仲 说了半天等于白搭。

喜嫂子 哎，有办法了。老头子，你认识老李不？

张大仲 姓李的多了。你说的是哪个老李？

喜嫂子 刚才崔书记也没说是哪个老李！

张大仲 看你这办事，不定准标尺就开车，准出错！

喜嫂子 这样吧，老头子，你再跑趟腿，亲自去找他，和人家好好说说。

张大仲 我去？

喜嫂子 家里的事你也得分担点。

张大仲 行!

喜嫂子 这回咋这么痛快?

张大仲 孩子是你的，也是我的，我也得关心关心!

喜嫂子 这还差不多。你骑车子去，快。哟，车子还没气呐，刚才我打了半天也没打进去。

张大仲 要是力气使不到点上，这气是打不进去的。

喜嫂子 可不是嘛，让我白出了一身汗。还是你打吧，我去拿气管子。(下)

福妮儿 爸爸，原因找到了没有?

张大仲 你看镍铬丝不在正中，和外面的钢管连电。失败的原因就是镍铬丝偏心。

喜嫂子 (拿气管子上) 偏心?我又不是前窝儿，后窝女，就这么一个孩子，有啥偏心的!给，福妮儿，快帮你爸爸打气，我去做饭去。(下)

[张大仲和福妮儿给自行车打气。突然停下不打了，张大仲拿起气管子反复琢磨。

张大仲 (高兴地) 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找到了!

福妮儿 (不解地) 有办法了?

张大仲 你看这气筒，这根轴不是在正中吗?它为什么不偏呢?

福妮儿 这头有个圆帽固定在气筒上，那头有皮钱撑着，当然不会偏了。

张大仲 对，咱们找根钢管做轴，再做两个圆帽把镍铬丝固

定在钢管中间，用这根空心轴来回捣粉，问题不就解决了？

福妮儿 对呀！爸爸，你还真是个“创业主任”咧！

张大仲 福妮儿，咱俩分分工。你负责解决这两个圆帽，我到厂里去看看省里来人了没有，顺便找根钢管来，能完成任务吗？

福妮儿 保证完成任务！

〔屋里传出喜嫂子的喊声：这是谁把我新买的塑料床单给烧了！老头子，老头子！

福妮儿 不好，床单暴露了！

张大仲 三十六计，走为上策！（欲走）

福妮儿 爸爸！

张大仲 不要紧，让她吵吧，吵完了就没事了。我走了！（骑自行车下）

喜嫂子 （从屋内追出）老头子，你给我站住！才买的新塑料床单，就给我烧上个窟窿！啊，桌子也烧糊了！你还“创业主任”呐，简直是“作孽主任”！你甭溜，等回来咱再算账！

福妮儿 （在一旁偷笑）嘿嘿……

喜嫂子 你甭笑，这都是你爷俩干的好事！告诉你，往后不准你跟着他瞎呼隆！

〔福妮儿跑下。

〔老李上。

老李 张大仲同志在家吗？

喜嫂子 (没好气地) 出去了!(又觉不对) 你是?

老 李 大嫂, 这是烟袋锅厂副主任张大仲同志的家吗?

喜嫂子 是啊。你找他有啥事?

老 李 我是“七厂”来的。

喜嫂子 七厂来的? 那你是老李同志吧?

老 李 对, 对, 我叫李然, 是设计院的。

喜嫂子 (听错, 自语) 噢, 无线电的!(问老李) 七厂吗?

老 李 对, 是“七厂”啊!

喜嫂子 (欣喜) 老李同志你请坐。又麻烦你跑了一趟!

老 李 领导上和我谈了以后我就来了。大嫂, 张师傅该等急了吧?

喜嫂子 是有点急。这成不成是件大事, 总有些担心!

老 李 大嫂, 你就放心吧, 成了。经过各方面的鉴定, 都符合要求。我这次来就是向你们报喜的!

喜嫂子 这可得好好谢谢你呀!

老 李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 你们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 得感谢你们才对呀。临来的时候, 领导再三嘱咐我, 一定要请张师傅到我们厂去一趟。

喜嫂子 什么张师傅? 毛孩子, 什么也不懂。福妮儿, 福妮儿!
〔福妮儿拿两个圆帽上。〕

喜嫂子 都要参加工作的人啦, 还和小孩子一样! 过来, 这是七厂的老李同志, 到了那儿可要好好听你李叔叔的话!

老 李 她?